

李自人 著



校园先锋

大象出版社

校园先锋

李白人 著

大象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直面我国当代普通教育存在的问题，把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这对难题作为全书的主线，除成功地塑造了青年女教师南方的典型形象外，还匠心独运地刻画了汤校长、南一民、汪主任、夏老师以及代祖玲、黄甫、刘少勇、郭路城、常小文、徐义、张端、朱小等一批中学生的集体群像。

本书人物塑造栩栩如生，故事情节有滋有味，读来令人感动、感悟，使人从中受到教益和启迪。

校园先锋

李自人 著

责任编辑 王晓宁

大象出版社 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码 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302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300 册

ISBN7-5347-2154-7/G · 1780

定 价 13.00 元

出版者的话

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无论是从中国校园文学的角度去考察，还是从中国当代文学的角度去审视，李自人在《校园先锋》中对南方、汤校长、郭路城等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一种难得的突破，都是对新时期文学的一大贡献，因而也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在经受了太多的艰难与曲折之后，在亲历了长期的求索与徘徊之后，我们终于在中国文学的画廊中看到了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这一个”，我们为此而感到欣慰，而感到振奋！

这是一部寓激情于理性之中的作品。

不管是审阅原稿，还是审读校样，我们常常会被作品中所洋溢的青春的激情所感染，我们每每会被作品中所充盈的理性的思辨所打动。

人（特别是年轻人）不能因激情而不要理性，也不能因理性而抛却激情。面对日益理性化、秩序化和规范化的现代社会，人最容易产生、最容易接受的是激情，人最容易丧失、最容易泯灭的也是激情。在经历了风雨的侵蚀、尘世的磨难之后，在眼见上帝赐予人类的这个最丰厚的

礼物在一天天减损之后，激情也就愈发显得弥足珍贵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校园先锋》富于激情的轮番冲击，才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理性的思索……

这是一部颇具吸引力的作品。

李自人是一位有成就的编剧和导演。他能熟练且巧妙地运用场景变换和镜头切换等“蒙太奇”手法来结构故事，处理情节，塑造人物，使得作品详略得当，缓急有致，高潮迭起，好戏连台。采用这种艺术手法的好处还在于，它不仅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还能使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跌宕起伏的独特韵味与美感。

这是一部在体裁上与众不同的作品。

本书原稿是李自人编剧并导演的同名电视剧文学剧本。我们出于压缩字数、降低成本和定价以方便读者购买等多方面的考虑，将原稿修改成了目前这个模样。对于没有看过同名电视剧的读者，您可以将本书当作小说来读；对于已经看过同名电视剧的读者，您也不妨把本书当作电视文学剧本来读。

有道是“文无定法”。我们觉得，作品是什么体裁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看它能否吸引你、感染你、打动你；重要的是看它能否唤醒你的回忆、拓展你的联想、激活你的体验、引起你的共鸣；重要的是看它能否给你带来思考和回味，使你从中获得教益和启迪。

这是一部“期待来者”、“期待超越”的作品。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大国。我们面临的教育、教学和教改的任务从来都是十分艰巨而繁重的,可我们以教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数量还不多,质量也还有待提高。不仅仅是普通教育领域,教育的其他领域诸如幼儿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诸多领域,都等待着我们的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用文学作品去表现、去反映。为了丰富广大师生的业余文化生活,为了满足他们对精神产品日益增长的渴望与需求,我们衷心地期望有更多的志士俊杰涉足“校园文学”这个领域,并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来。

我们期待着……

1998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9)
第三章	(41)
第四章	(61)
第五章	(83)
第六章	(106)
第七章	(129)
第八章	(155)
第九章	(179)
第十章	(204)
第十一章	(224)
第十二章	(245)
第十三章	(266)
第十四章	(288)
第十五章	(309)
第十六章	(327)
第十七章	(347)
第十八章	(368)

第一章

夏末秋初，金水河畔。

新学年开始，北济中学学生陆续返校。一群高三·八班的学生骑着自行车在河边林荫道上追逐。骑行在前边的张端仰脸喝干了矿泉水，随手将空瓶丢在马路上；后面的刘少勇在骑行中猛的侧弯下瘦长的身子，捞起空瓶，投进路边的果皮箱，叫嚷着向前追去。

学生们的喧闹声穿过梧桐树的浓荫，在清晨城市的上空回响。一群鸽子挟着哨音划过鳞次栉比的楼群。

高三·八班教室里乱哄哄的。早读铃声响起，学生们纷纷在座位上坐定。班长代祖玲走上讲台，用板擦敲敲讲桌示意大家安静：“哎！注意，今天早读内容是预习《诗经·伐檀》，南老师让我们先读熟、背会。”她推开第一层黑板，露出第二层黑板上的内容，“这上面是字词注释，自己看吧！”代祖玲说完回到座位上。

前排的张端举着课本摇头晃脑地读开了……听见后面有“吃吃”的笑声，他回过头，旁若无人地：“笑什么！不好听？”

后面的刘少勇接腔：“张端，假期你是不是去学唱戏了？嗓门这么大。”

全班同学“哄”地笑了。

高三语文办公室。南一民合上抽屉，收拾好桌上的作业本要去班上，坐对面的中年女教师夏老师关心地问：“南老师，你吃饭了没有？”

南一民点着头：“吃啦，吃啦。”说着抱起本子欲走。

旁边秦老师劝道：“歇会儿吧，南老师，早读就别去了。”

南一民：“喂！今天事儿多，我得去说说。”他抱着本子急急地走了。

坐秦老师对面的李老师正仔细地往茶缸里泡方便面，他扭头看看夏老师：“夏老师，老南他女儿的事他自己也不提，是不是这两天要结婚了？”

秦老师：“那还用说，现在肯定是先结婚才能出国。”

夏老师走过来琢磨着说：“也就是，南方一结婚就要走了，咱们得表示表示吧！”

李老师立刻响应：“你是组长你说了算，不是对份子么？行！老规矩了，10块钱！”

秦老师嘿嘿笑着：“10块？”他指着李老师的茶缸，“……刚好6包方便面！”

夏老师也面露难色：“10块是少了点儿，哎！小秦，你是八三年结婚的吧？”

秦老师：“是啊，那时候的10块，至少顶现在的50。”

李老师赶紧接话：“好好，30，咱每人30……”说着又看了看秦、夏二位：“干脆！咱们仨凑够100，行不行？我现在就掏。”

夏老师笑了：“就是，人家结婚带出国，凑个整数吧！”

秦老师拿起李老师桌上方便面包装袋：“这个整数，在日本也就是买包方便面，日语叫‘出前一丁’。”

办公楼走廊。保安小吴急匆匆跑到校长室门口敲门。汤校长正与房地产公司的两位老总凑在茶几上翻看几张图纸，听到敲门声，他直起身子：“进，进来！”

保安小吴推门进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汤校长：“怎么啦？说吧，没关系。”

小吴低声地：“……那个王亚君她妈又来了，非要见你。”

汤校长赶紧摆摆手：“就说我不在，领她到校办，去找刘主任哪！”

小吴：“我去了，校办没人。”

汤校长不悦地：“那赶紧去找啊！把周老师也找来，好好陪陪人家，听听人家都有什么条件。”

小吴答应着走了。汤校长关上门，回头冲两位老总无奈地摇摇头。

高个老总：“什么事这么棘手？”

汤校长叹口气：“该我倒霉，我上任之前，这儿有个女学生自杀了。”

高个老总：“没考上大学？”

汤校长苦笑：“还没考呢……一句话说不清，总之，我们有跑不掉的责任。”

低个老总接话：“那就赔钱吧，多赔点！”

汤校长：“赔？要是能赔，十万八万我都认，一个孩子，十七八岁一条命！人家非要追究我们的责任。”

高个老总：“怎么？要打官司？”

汤校长一挥手：“官司他打不赢！道义上我们有责任，法律上我

们一点责任也没有，这很清楚。”

高三·八班教室。黑板左侧抄着《魏风·伐檀》；右侧写着：“魏，芮城、开封、许昌；”“风，讽也，教也，劝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南一民用红粉笔圈出课文最后一句，转过脸来：“‘不素餐兮？’这一句有点意思，谁来说说，什么意思？”

代祖玲、刘少勇、郭路城举手。南一民冲刘、郭摆摆手：“你们等会儿，让班头儿先说。”

代祖玲一笑站起：“我觉得‘素’字本义指白绢，引申为朴素、简单。‘不素餐兮’就是吃饭不朴素，意思是每顿都得吃肉。”

南一民歪头听着，见代祖玲说完坐下了，又一指郭路城：“郭路城，你说说。”

郭路城站起，斜眼瞄了一下代祖玲：“‘不素餐兮’后面有个问号，是反问，表示指责，所以不能说是每顿都得吃肉，而是指责奴隶主是白吃饭，就是不劳而获。”

郭路城刚坐下，刘少勇站起：“我认为不能因为课文有个问号就得理解成是反问。我记得您以前讲过，标点符号是陈望道在本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诗经》原文肯定没有标点，所以代祖玲说的，说不定也对。”

郭路城又站起反驳：“标点符号也不是乱加的，那是专家、学者反复推敲过的……”

刘少勇：“专家、学者怎么啦！《曹刿论战》的名言：‘肉食者鄙。’”

郭路城悻悻道：“专家、学者不是肉食者，是知识分子。肉食者是指统治阶级。”

刘少勇大声地：“你不要形而上学，肉食者是指有地位的人。”

郭路城一时语塞，看了看南一民，气哼哼地坐下。

南一民抬手指指二人：“说嘛，怎么不说了？辩则明嘛，契河夫

名言：“大狗叫，小狗也要叫”。说吧。”他转身用粉笔圈住句尾的问号：“咱们就说说这个问号……”

台下的学生纷纷举手。

办公楼前，汤校长送房地产公司的两位老总上了车，轿车开走，汤校长回过身，见校工们正在布置校庆的标语，两个校工从楼顶垂下巨幅对联，上联：北济四十五寒暑不易铸大器；下联：弟子一万余英才辈出学有成。

汤校长走到校办门前，驻足听听屋里的动静，里面传出一个女人压抑的抽泣声和校办刘主任的劝解，忽然女人发出一声悲切的长嚎，汤校长吓了一跳，赶紧转身上楼。

高三·八班教室里，学生们嘈杂地背诵着《伐檀》，讲台上的南一民靠着讲桌坐着，头垂得很低，似乎睡着了。张端在座位上弯下身子勾着脸观察南一民的脸，回身碰碰白胖子：“胖子，老师睡着了。”

白胖子趴到桌上仔细观察南一民，张端回转身冲全班打手势：“静一静——”他双手下压，“声音低点儿，再低点儿……”

学生背诵的声音渐弱渐消，许多学生好奇地直起身子向讲台上看。南一民似有感觉，他缓缓抬头，睁开眼……学生们背课文的声音又嘈杂的响起。南一民费力地站起身，抬手示意让黄甫过来，黄甫连忙放下课本过去扶住南一民。南一民低声道：“你扶我回办公室……”又冲学生们抬抬手，“我今天不舒服，哪儿出毛病了。对不起各位，你们自己先背吧，背到下课……背会，啊！”

学生们一脸的惊愕。

校史展室。汪主任领着几个教师在进行布置。夏老师拿着一

个镜框走到汪主任跟前：“汪主任……”她指着镜框照片里的一个人，“这人可是六八届红卫兵的头儿啊，以前孔校长的腿，不就是让他打断的？”

汪主任凑到镜框前仔细看了看：“没事，了解过了，人家现在是企业家。挂吧，汤校长同意的。”

二人正说着，汤校长进来，四下打量着，又叫住汪主任：“老汪，你别在这儿忙啦，宣传册还没送来，你得去催催。”

汪主任看看手表：“上午来不及了，下午去吧。”汪主任说着，跟在汤校长后面四下观看。

汤校长感叹：“还是小了点儿，这展室要是再大一倍，就舒服多了。”

汪主任点点头：“我在想啊，这文字部分是不是搞成中英文的？咱们的校友可有不少是从外面回来的。”

汤校长有些奇怪地望了汪主任一眼：“他不管从哪儿来，也是从这儿出去的！”

汪主任连忙点头：“那倒也是！”

汤校长走到一排镜框前，凑近细看：“不容易！这些照片称得上文物了。”

“就这六九、七〇两届不齐，那时候文革闹得太凶。”汪主任说着又对夏老师喊：“夏老师，快下课了，你去找找南老师，请他把前言抄出来！”

夏老师放下手里的镜框，答应着出去了。

下课铃响起，学生们蜂拥着向楼下跑去。

代祖玲叫住黄甫：“黄甫，南老师没事吧？”

“我这就去看看。”黄甫边说边跑下楼梯。

高三语文办公室里静静的，南一民垂着头靠在藤椅里。夏老师

推门进来，边走边说：“下课了，南老师？汪主任说校史展览的前言可是等着你呢！”见南一民没反应，她走到跟前弯下身子观察南一民，轻声叫着：“南老师？南老师？”她轻轻推了下南一民，南身体一歪，倒在夏老师怀里，夏老师惊恐万状地叫起来：“南老师！……怎么啦你！快来人呀，南老师不行啦！”

秦老师、李老师抱着本子进屋，见状赶紧上前扶住南一民。

秦老师叫道：“别动别动！千万别动，像是中风了。”

夏老师焦急地：“快找校长吧，他还在6楼呢！”

秦老师回头冲夏吼道：“找校长有什么用？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夏老师奔到电话跟前，哆哆嗦嗦地抓起电话，又回身说了句：“小秦哪，你还是去叫校长吧。”

黄甫一阵风似的往楼上跑，迎面碰上正下楼的汤校长与汪主任。

黄甫气喘吁吁地：“校长！我们老师晕倒了。”

汤校长：“谁？哪个老师？”

汪主任：“是南一民，他在哪儿？”

黄甫：“在办公室！”

汤校长、汪主任随黄甫急急跑下楼，汤校长边跑边急促地吩咐道：“老汪，你去门口拦车，打电话通知校医……”

校园操场。全校学生正在做广播体操。张端忽然手一指：“快看！”只见汤校长、秦老师、李老师、夏老师还有校办的刘主任抬着躺在黑板上的南一民匆匆往校外跑。高三·八班的学生纷纷停止做操，张端、刘少勇、朱小追了过去，高三·八班的学生都跟着追了上去。汤校长、夏老师被抢着抬黑板的学生挤了出来，汤校长停住脚步喘了喘气，冲夏老师：“尽快通知他家里人！”

夏老师惊魂甫定，叹气道：“他儿子已经住院了，还有一个女儿，正好，现在刚回来。”

一辆红色出租车在中州路办事处门口停下，南方笑吟吟地从车里钻出来，接着钻出来的是她的男友王川。二人说笑着走进办事处大门。

民政科里两位妇女正在翻报纸，闲聊。南方、王川推门进来，王川上前点头问：“请问，结婚登记是在这儿吗？”

年轻妇女抬头打量着二人：“进来吧！”

王川、南方走到桌前。年长妇女抬了抬手：“拿来吧。”南方将两个信封交给她，她指指对面，冲南方：“你的给她看。”南方把一个信封递给年轻妇女。

年轻妇女抽出介绍信看了一眼：“你是外地人？”

南方：“不，我是本市人，在外地工作。”

年长妇女又问王川：“你怎么开居委会的证明？”

王川似乎懒得解释：“我没有工作。”

两位妇女又将王川打量了一番。年长妇女忽然从照片上看出问题：“不对呀，你们的照片怎么这么大，不是两寸半的吧？”

王川：“是两寸半的！没错。”

年长妇女直摇头：“不对不对……”她把照片递给对面，“你看，是不是大了？”

年轻妇女拿起照片看了一眼：“你们的照片恐怕要重照，这不是标准尺寸。”

王川的脸色有些难看：“请问，什么是标准尺寸？”

年轻妇女把照片推过来：“ 3.4×4.7 ，这是规定。”

南方连忙陪笑脸：“那……照相馆都知道吧？”

年长妇女往外面一指：“你就到街对面那家‘温馨’照相馆去照，那是我们指定的，明天就能取。”

南方回头看看王川，王川拉长了脸收拾起桌上的证件……

医院住院部走廊。汤校长、汪主任跟着一个医生匆匆走进一间办公室。

两位医生见汤校长等人进来，连忙站起。

汤校长央求道：“不等了，我代家属签字，我愿意负一切责任。”

医生面带难色：“不行啊！汤校长，这事我们有过教训。”

汤校长只管掏出钢笔：“他儿子有病，他女儿现在联系不上，这种事能拖吗？还是先进手术室吧，出了事我们学校负责！”汤校长说着在手术通知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几个穿蓝色手术服的医生匆匆走进手术室，手术室门口亮起一盏醒目的红灯。

照相馆里。闪光灯刺眼的一闪，摄影师摆摆手：“……别动别动，再来一张，男的头稍低一点儿……”

南方赶紧抿了下头发，王川僵着脖子盯着镜头。

摄影师：“再靠紧点，放松，放松，好，别动……”“咔嚓”一声，摄影师按下了快门。

校长室的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一个穿圆领衫的男人站在门口大声喊着：“哎，这校长室的门开着，我们就在这等。”

说话间，四五个男女拥进校长室，校办刘主任、团委周老师和保安小吴也跟了进来。

小吴拦住“圆领衫”：“你是干什么的！”

“圆领衫”：“我是她姑父！”

刘主任赶紧挤过来拉出小吴：“别吵别吵……你们听我说……”

一黑衣妇女指点着刘主任：“听你说什么？你要说，就得说你们

的责任，是你们把孩子害死的！”

周老师忿忿插话：“哎！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是有责任，但她是在家出的事么……”

黑衣妇女气极：“都是你们逼的！”

周老师：“你说话得拿出证据。”

刘主任又拦住周老师：“别吵别吵，让我说让我说……我们的思想工作没做好，问题发现得不及时，平时教育也不够，这是我们的责任……”

黑衣妇女不等刘主任说完，手一指：“你放屁！”

小吴又往前冲：“你！不许骂人！”

刘主任又拦住小吴：“好好好！……”他冲黑衣妇女，“大姐大姐，让大姐说，说说我们究竟该负什么责任？”

“圆领衫”一推刘主任：“我们不跟你说，要说得等你们校长回来！”

刘主任也有些急了：“我们能不能冷静一点！我不是告诉你们了么？校长，校长是这学期才来的，他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刘主任说着叹口气，“好吧，我实话告诉你们：就今天早上，我们一个老教师，就在讲台上晕倒了，校长送他去医院了，是死是活现在还不知道……”

屋里的人静了片刻，黑衣妇女忽然转身抓住一个穿衬衣的男人：“哥……孩子是你的，你怎么不说话呀！”那个男人忽然蹲到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晚上，医院住院部的电梯门开了，南方与王川从里面走了出来，匆匆拐进走廊。

南方与王川边跑边挨着房门寻找。

医院病房。汤校长、汪主任守在南一民床头。一个护士在给南一民输液。